

论小说《香河》的民俗学价值

柳应明

(盐城工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的民俗学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它再现了兴化乡村原生态的纯与美,记录了大集体时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翔实描摹了里下河地区的风俗民情,自如地运用了兴化的方言土语。在城市化进程的大潮中,《香河》所展现的里下河地区乡村风情,因其原汁原味、真实细腻而显得弥足珍贵。

关键词:《香河》;民俗;兴化;里下河地区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6)01-0064-05

刘仁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河》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反响热烈,好评如潮,被誉为“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烂漫感伤的风俗长卷”^[1]。作者自己说:“《香河》是完全根植于兴化传统文化土壤的。”“《香河》是我对兴化风土人情的一次文字总集,是我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爆发,是对故乡之爱的淋漓尽致的挥洒。家乡话构成了我打造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语言基调。《香河》更多地再现了兴化乡村原生态的纯与美,河上风光,两岸风情,都在我的白描里流泻而出。《香河》里鲜活的各色人等,与其说是笔墨衍生的产物,不如说是经‘香河’派生出来的。”^[1]汪政认为,“刘仁前用他的‘香河村’叙事完整地呈现了在小传统下安全而自足地运行着的‘乡土中国’,也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华东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2]的确,《香河》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并不是人物形象,更谈不上什么典型,而是洋溢着纯与美的农耕文明时代的风俗民情。《香河》最大价值也就在此!

什么是民俗?民俗学家们众说纷纭,但对广义上的民俗则没有什么分歧。从广义上讲,民俗就是传统文化,是一种由历代民众相习而成的生活习俗和民族心理的集体无意识^[3]。本文就是在广义民俗的层面上来深入探讨《香河》的民俗学价值的。

一、再现了兴化乡村原生态的纯与美

批评家朱小如评论说:“仁前这部小说我是一气看完的,印象很深。小说实际上就是写实事,无论是农村的生产还是生活。这样的实事是我们所谓的乡土作家所缺少的。在这方面,我觉得仁前非常有优势。《香河》是一种记忆性的小说,和他的散文有意拉开了一段距离,给人的总体感受是唯美。”^[1]《香河》再现了六七十年代兴化一个村庄的原始风貌,这里有生机盎然的水荡、水柳夹岸的河流、四面环水的垛田、悠然的村巷、朴素的民居。

小说从水写起,先写乌金荡,次写香河,直到层层铺垫后才写到村子。小说开篇便是:

“这是一条长水,从上游的县城流出来。一路缓缓地流着,淌着,不晓得转了多少个弯子,拐了多少个汉子,那般潺潺地流进香河村。再往下,打个陡弯,水流略微急了一些,汨汨地涌进一大片荡子。水,涌进荡子之后,便绿了许多,悠然了许多。

好大的芦苇荡啊!

满眼尽是芦苇子。碧绿碧绿的一大片,铺向天边,没边没际的样子。阔阔的苇叶在微风里摆动着,沙沙地作响。小鸟贴着芦苇叶子上下飞舞着,知名儿的,不知名儿的,这儿一群,那儿一趟,追着,逐着,叽叽啾啾的叫,蛮悦耳的。不时,

有几只燕子剪水而落,停在芦荡边的浅滩上,啄些新泥,之后,飞到人家的屋梁上去,辛勤地建造自己的窝。”

接着,详细描写了荡中的各种水生植物、野鸡野鸭和鱼虾,浓郁的水乡气息扑面而来。

流经村子的香河是这样的:“香河的河面算不得宽,五六条农家小船可并肩穿行。香河两岸的水柳,疏密有致。细长细长的柳条倒垂下来,抚风点水。香河,漾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开着四瓣小白花的菱角,平铺在河面上,随微波起伏不定,样子蛮轻柔的。”

兴化的村落都是与河连在一起的:“苏北兴化属水网地带,出门见水,无船不行。河道野藤般乱缠,有河必有村,有村必有河。河是藤,村是瓜。瓜不离藤,藤不离瓜。三步一村,五步一舍,大大小小,瓜儿似的,村舍相挨。一村鸡啼,村村鸡啼;一舍狗叫,舍舍狗叫。村村舍舍,鸡啼狗叫,好不热嘈(热闹的意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的民居多是土坯墙,草屋顶,少有砖墙瓦顶的。穷虽穷,但人们的生活是悠然自足的。四时八节、婚丧嫁娶,该有的生活、该做的仪式一样不会少。喝酒玩牌、打情骂俏,世俗的情趣谁也不会拒绝。小孩子们除了上学,大部分时间都玩在地里,泡在水中:他们挑猪草、摸鱼虾、张长鱼(黄鳝)、捉田鸡(青蛙)、逮麻雀……童心童趣自由生长,了无拘束。而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的加剧,这种原生态的乡村恐怕只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二、记录了大集体时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大集体”的概念与时代距我们越来越远了,可能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80后的一代就相当陌生了。小说《香河》则为我们记录了大集体时代的集中劳动、按劳分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正如论者所说:“仁前笔下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公有制、大集体时期的,描摹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很好地把握住了一个度。他表现农民生活上的艰苦、精神上的麻木,道出了历史的本质,是对历史文化真相的一个缩写。”^[1]

因为“大集体讲究的是步调一致,统一下种,统一施肥,统一打药,统一管理。”每天早上,生产队长要喊各家各户起来:“各家各户注意啦——

起来呢——烧得早饭啦——”上工后便是集体劳动,于是我们看到一幅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拾棉花:“于是,扎了花花绿绿的头巾的丫头、婆娘们,散在银白银白的棉田里,色彩斑斓的样子,远远的,一大片,一大片,蛮壮观的。不时有妇女们的嘻笑声从田野上传出,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秋季,真是乡里人一年当中少有的开心时光呢。”

割稻:“一块稻田里几十个男女劳力,割稻,捆把,挑把,一片稻田里的人就更多,远远望去,真是蚂蚁似的,密密麻麻的,只望见红红绿绿的花方巾在田野里来来回回,穿梭不停,好一派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热嘈场面呢。”

开夜开打场:“这时的土场上,马灯,汽油灯,一盏又一盏,把原本黑乎乎的土场照得灯火通明的样子。上夜工的,熙熙攘攘的,到土场上会合,由生产队长分派各自的工种。……平日里,冷冷清清的土场,一下子热嘈起来。”

开挖大型水利工程:“车路河工程地点在兴化城东边的旗杆荡。……全县头二十万人集中在这块,响应县里头的号召,建设车路河,旗杆荡里摆战场,几十万人大会战呢。一排排挖土的,一队队挑土的,铁锹挖,铲子铲,担子挑,箩筐抬。一个工段连着一个工段,一个方塘挨着一个方塘。每个工段上都有某某团的旗子,每个方塘上也都有彩旗,在空中飞舞着……远远望去,旗杆荡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大片,全都是民工,旗杆荡一下子变成了人头荡,彩旗荡。”“挑担子的,抬箩筐的,排成长长的队伍,弯弯曲曲的,跟个在河里游着的水蛇没得两样,取土,运土,号子打得震天响,此起彼伏,一浪高似一浪,在旗杆荡上空回荡。”

小说还写了踏水车、缴公粮、看场、鬻泥、鬻渣等那个时代特有的生产方式。如今,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笔者在此无意对之加以褒扬,笔者想说的是:它毕竟见证了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一个阶段,见证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与精神风貌!

三、翔实描摹了里下河地区的风俗民情

有“民”就有“俗”,“民”是生活中“俗”中的,乡土社会尤其如此。里下河的前辈作家汪曾祺说:“‘人情’和‘风土’原是紧密关联的。写一点风俗画,对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是有帮助的。风俗画和乡土文学有着血缘关系……很

难设想一部富于地方和民族色彩的作品一点不涉及风俗。”^[4]文学史家丁帆认为：“风俗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而它对社会成员有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在现实进程中它指导着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从而形成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具体生活事件。”^[5]如果说方志所记民俗事项只是死的文字，那么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民俗事项则是活的仪式，是“具体生活事件”。《香河》几乎写到了当地的一切民俗：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各种节日；还有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事物，如乡村电影、传统手工艺与艺人。正如有评论认为的：“《香河》复原了兴化人带有温馨也不乏痛苦的重要的历史记忆，全景式地描述了一个地方的厚重文化积淀，对于风土民俗、风俗人情都有详细描摹，在人物关系配置方面则采用了散点透视。”^[1]

《香河》对青年男女从定亲到结婚过程中的风俗写得尤其详尽。不是自由恋爱的男女要缔结婚姻，须经过做媒一直到最后的拜堂才算完成，其间还包括望亲、追节、通话、送日子、忙嫁、迎亲、拜堂等程序。

对于做媒，小说介绍说：“在当地说媒的，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三姑六婆’的媒婆，二是成人之美的‘红娘’，三是男女双方主动拜托的‘月老’。”

做媒之后，就是望亲：“在香河一带，望亲，多半是在说媒的把男女双方家庭说得均有了意思，有结为亲家的愿望之后才进入的一道程序。早年间，当地人除去指腹为婚、童养媳外，男女双方本身不论是否成年，订婚前是见不得面的，两家之间的往来，靠的是长辈间的轮流互访。”

在结婚前，则要追节、通话、送日子。“这里追节，跟平常四时八节看亲不一样，追节意思是准备带人了，要送的礼，也不比平常，得送‘通话礼’。这里头还蛮有考究的。通话，实际上是男方家向女方家提出，‘要带人啦！’说白了，便是男方想成亲，问女方同不同意，此即为通话。……送通话礼，多半在当年中秋节，除去每年中秋节应备的礼品之外，若想过年时成亲，就非加送一对鹅、一对藕不可，这两样物件皆有讲究。鹅，一为表明女婿为人忠厚老实，二为鹅的叫声‘嘎哦嘎哦’其谐音意为‘嫁我’，女方家自然明白其意。”“送日子，顾名思义，就是男方将择定的娶亲日期写在红纸上，送到女方家中，一来女方好做准备，二来男女双方好通知诸亲六眷，让他们有个打算，备好

人情(多半是送钱礼，也有送衣料之类东西的)，到时候登门道喜。结婚成亲当地人称之为大喜，而送日子则称之为小喜。”

接下来，小说通过三对青年的结婚过程详细介绍了迎亲与拜堂的习俗，因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引用。

小说还写到了一些节日习俗，如端午节习俗：“这一带，端午节除了裹粽子，还要备些艾、昌蒲之类，挂在自家门口两边屋檐底下。讲究的人家还要挂些红萝卜、小粽子。听说这东西既能驱鬼避邪，又能消病祛灾作药用。……卖艾、卖昌蒲、卖红萝卜的虽说女人居多，也有男人卖的。唯其卖粽箬尽是女人。想来，大概是碧绿的粽箬，水淋淋的身子，与女人更相宜吧！”

吃腊八粥的习俗：“在香河一带，一到农历腊月初八，家家户户都有煮腊八粥的习惯。吃上用红枣、花生米、黄豆、红豆、绿豆、胡萝卜之类五谷杂粮煮成的腊八粥，香喷喷，甜滋滋的，蛮解馋的呢。”

此外，小说还写到一些传统手工艺与艺人，如做豆腐、百页的，摸鱼的、“扎匠”(篾匠)、“轰炒米”的、“换糖的”，等等。

正因为民俗风情的存在，才使整部小说有了一种韵味，一种独特而具有强烈地域感的韵味，《香河》也才获得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美，超越文学的价值。

四、自如地运用了兴化的方言土语

胡适认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6]运用方言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一大特色，很难想像一部乡土小说全用标准的普通话写作。《香河》的地方色彩与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语言。甚至有论者认为，“没有语言就没有《香河》，方言对于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修辞，而且具有本体性的意义。”^[1]诗人江雪也认为：“《香河》通篇使用了原生态的兴化方言，是我读到的第一部较为完整地呈现兴化方言的小说。作为一种强势的方言，包括兴化方言在内的通泰语系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同化能力和鲜明的独立性，远比现代汉语的普通话更为直接、鲜活、生动和深入人心。陈寅恪说

中国文化保存在语言之中,那么,刘仁前用兴化方言写出的《香河》,绝非仅仅兴化方言自身的呈现,它所承载的是背后浓郁的地域文化。”^[1]

《香河》的语言从叙述语言到人物语言都尽量用原生态的地方乡村语言,比起同时代的兴化其他作家,刘仁前的方言运用得更多,更地道,因而也就更富于表现力。兴化方言其实并非兴化人专用,而是通行于整个里下河地区,是里下河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这些方言有的没有对应的普通话词汇,为方便阅读,作者只能详作解释,并用括号直接加在后面(这里括号后所引用的就是作者原文中的解释。也有不加括号而直接解释的)。这些解释更有力地突显了语言“背后浓郁的地域文化。”

为方便阐述,笔者将这些方言大致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比喻性的用法与短语。

名词中有指人的,如:“细小的”(当地人对小孩子的一种叫法,别看乡里人识字不多,有时用起词儿来还不得不服。这“细小的”,或许有人会说听不懂。只要仔细品味,用这三个字称呼小孩子蛮贴切的。“细”和“小”强调的是“小”的意思,“的”自然指“什么什么人”,比方说,当兵的,教书的之类,用法颇见水准。有时还有简省为“细的”,与“细小的”同意)。“细猴子”(与细小的意思差不多,只是多了一层顽皮的意思)。“你来”(乡里人的口语,你们的意思)。“站闲的”(自己不用出力,站在一旁说些个闲话的人)。“瞧客老爷”(新娘子来婆家两天后,新郎官家便请来新娘子的兄弟们,俗称瞧客老爷,来望望新娘子嫁过来有没有受欺负,是否开心,回去好给父母报个平安,让二老放心)。

也有指时间或事物的,如:“中饭市、晚饭市”(乡里人的说法。细细想来,这“市”字用得蛮巧妙的。市,买卖之意隐含其间。到了饭店卖中饭了,卖晚饭了,自然也就到了吃中饭、晚饭的时候了)。“讲叫”(乡里人对病的另一种说法,乡里人得了病,不如城里人晓得清爽,多半说不出病的名称来的,因而不晓得怎儿讲,怎儿叫)。“关目山”(当地人说法,与“名堂”一词之意相近。当地人说起某某人时,若是说,某某关目山可多呢,就是说有名堂;或者说,某某啊,没得什呢关目山,就是说没名堂)。“落头”(地方之意)。“假牛儿”(知了)。“歪歪儿”(就是河蚌)。

动词多是描写人的行为或心理,如:“哄”(同

音字借用,清除鼻涕的一种动作,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一用力,其过程即为“哄”)鼻子。“学祸”(告状的意思)。“该”(同音字借用,推开去的意思)。“呐侬”(说些平时不方便、不好意思说的荤话)。“兴风斜呢”(扎堆、凑热闹之意)。“拼斗拼斗”(跟商量一个意思,乡里人的说法)。“刚嗓着火”(吵架的意思)。“跚”(当地方言,奔跑的意思)。姑娘“出门”(意即出嫁)。“跺手舞脚的”(乡里人说的反话,实际上是跺脚舞手,笑话人的)。“看乔了”(看不起的意思)。“黄人,不是黄种人,是不给人面子的意思”。

形容词多形容人或事物的品行或特征,如:“昆棒”(结实、有劲之意)。“泛痛”(同音字借用,漂亮的意思)。“上格眼”(像样子的意思)。“不抬嘿”(抬嘿,受人抬举,让人得意)。“神气大碌咕的”(当地人的口语,形容人假聪明,装聪明)。“呆头碌咕的”(当地人的口语,笨、傻的意思)。“猴子奩神”(当地人的说法,很神气的意思)。“枵”(薄的意思,与厚相对,是说人与人之间没得交情可讲)。“疯疯勺勺”(说话不上路子,不太正经,不够稳重的意思)。“蹲不稳”(疯疯傻傻的样子,不够稳重)。“鬼出鬼出的”(当地人的口语,不够光明正大)。“蛮不让”(不讲理)。“热嘈”(热闹的意思)。“不顺序”(当地方言,不吉利的意思)。“费事不啦的”(当地口语,非常麻烦的意思)。

比喻的用法,如:“大门楼子”(大部门、大单位)。“大菩萨”(大干部)。

短语,如:“了一个手为”(事情做结束的意思,乡里人叫了手为)。“好得多了个头呢”(就像一个人了,只不过两个头,叫多了一个头)。“一吃胡子一抹”(并不是真的每个人都抹胡子,意思是白吃,吃白大)。

还有一些方言土语也是普通话中没有的,而作者又没有解释,那些非里下河地区的人可能不解其意,笔者为里下河人,基本上懂其大意,故在此略作解释。为与作者的解释相区分,用破折号表示。

“男将”——已婚男人,亦指丈夫。“女将”——已婚女人,亦指妻子。“婆娘”——多指已婚女人,亦指妻子。“家神柜”——家中堂屋正对门摆放的一种柜子,上面放有香炉、烛台等,是祭拜神灵与祖先之处。“交易”——工作,职业。“花头经”——花样。“关门过节”——各种规矩、

习俗。“哪块”——哪里。“什呢”——什么。“家来”——回家。“咬恨”——懊悔。“这刻儿”——这时候。“连忙三”——连忙。“做活计”——劳动,做事情。“逸事逸当”——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没得说头”——不值得说,亦是对人的否定性评价。“巴”——盼望。“爽爽×”——后跟人,故意不理睬,吊胃口。“老离不早”——很早。“急燥火忙”——急急忙忙。“做事情有力声”——做事情有威力与效果。“讹错”——相差。“笃定”——确凿无疑。“该派”——应该。“说咯哪块去呃”——说哪里话,甬客气。“不作兴”——指情理上、习惯上不许可。“波斯献

宝”——讨好人,但常弄巧成拙。

另有副词“蛮”,用在形容词前,表程度,比“很”轻,如“蛮好”、“蛮快”。语气词“咯”,用在动词、形容词后,无实义,如“吃咯”、“玩咯”、“高兴煞咯”。有时“咯”还能用在名词后,如“昨咯”——昨天。

民俗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历代民众精神生活的凝结。民俗总能使文学作品熠熠生辉,同时,民俗亦借助文学作品而传承,甚至发扬光大。因此,《香河》所展现的里下河地区乡村风情,因其原汁原味、真实细腻而显得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 [1] 汪政. 烂漫感伤的风俗长卷——刘仁前作品研讨会发言摘要[J]. 黄河文学, 2011(4): 107-111.
- [2] 汪政. 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浮城》用文学为故乡作传[N]. 文艺报, 2013-05-15(2).
- [3] 王娟. 民俗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2.
- [4] 汪曾祺. 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63.
- [5] 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3.
- [6] 胡适. 海上花列传·序[M]. // 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1.

On the Folklore Value of the Novel "Xianghe"

LIU Ying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folklore value of Liu Ren-qian's novel "Xianghe" is greater than its literature value. It depicts the ecological purity and beauty of rural Xinghua, represents the production style and way of life in the Big-collective Era, and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customs in the Lixiahe Region. Idiomatic Xinghua dialect is employed in the novel "Xianghe". In the tide of urbanization, the rur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in Lixiahe Region displayed in "Xianghe" seem to be exquisite and valuable.

Keywords: "Xianghe"; folk custom; Xinghua; Lixiahe Region

(责任编辑:李 军)